

## 散文 第二名



### 石曉楓

出生：民國58年生

學歷：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班肄業

現職：博士班學生

曾發表之作品：「尋找潘彼得」、「在逝去的空間裡」。

獲獎記錄：第四屆梁實秋文學獎散文類佳作、全國學生文學獎大專小說組佳作

### 創作理念

在我心中蹣伏一頭嗜睡小獸，春暖花開時節，牠曾睜開雙眼，對著滿是興味的人間發出欣欣低鳴，而後又沈沈睡去。牠在夢中體會著人世風景，又在醒來時呢喃吐納。牠歡喜獨自咀嚼一個又一個的夢境，卻從不輕易發聲。牠告訴自己，人世已有足夠的喧嘩，莫再任意製造無謂囂囂。除非，牠相信自己可以引發遠方一些低弱的回聲，輕微，卻悠遠深長。

## 在憂鬱的陽光裡穿行

你必然曾經來過。

一九九八年五月杪，我站在這片你曾駐足年餘的土地上，四望荒涼。眸中所見早已不復是你昔年畫筆下的吊橋風光，我深知岸邊的泊船及漣漪漾漾，業已隱入時光隧道；少了浣衣女的嘩嘩笑語與熙來攘往的馬車轆轤，斑駁的吊橋在正午烈陽的炙烤下，此刻愈顯得羸弱尙儂。但，我確是帶著誠意來訪你的，訪你曾經遺落於此的歌哭，訪百年前曾炙你的驕陽、襲你的mistral風，我想像我就是你，梵谷。

在隆河谷地強烈而乾燥的mistral吹拂下，枯癟的草蔓引著焦灼的目眺望，卻只見麗日當空，你支起畫架，將它的足深深埋入土裡，再用繩子重重綑綁於地面的鐵棍上，以一種略帶神經質的手勢。「這樣就不會被颳跑了！」你揪著雜亂的鬚髭喃喃自語。正午的陽光將你的紅髮燃燒成創作之燄，梵谷，於是你拿起畫筆，用狂熱的油彩繪出對於故鄉的濡慕，是的，你在南國的明朗裡渴戀北方的陰鬱；卻又在北方沉沉的天色裡尋找夢寐以求的熱力。你還是來了，走十數里路，蹣跚獨行於亞耳郊外，來尋一面與故鄉酷似的風景，一座回憶之橋。我想像在深冬的原野裡，孤獨的藝術家凝目遠眺，麥桿帽下的耳輪聽到的不是喧嘩笑語，而是呼嘯風聲，那種引人墮入渺渺時空的單調節奏。你沉吟半晌，然後，收回心神，倏倏描起眼下的景致，並在畫布上潑灑豔麗油彩以抵禦內心的萬般寒涼。你繪的既是亞耳的吊橋，也是心靈的故鄉，然則後世以囁囁之口，反覆爭論那是普羅旺斯的風景抑或是

阿姆斯特丹的寫生，又有什麼意義呢？我看到你堅毅的嘴角微微蠕動，泛出一抹不易察覺的笑，當吊橋在畫布上煥然成形之際。你必然是滿意的，對於羅特列克的建議，對於來到南部的決定。巴黎畫家間永無休止的爭論令質樸如你者緊張，或許，普羅旺斯會更貼近真實生活的脈動吧！

但我終究不是你，梵谷。mistral的乾燥令人難以忍受，我難免擔心細薄的臉皮，此番又將流失多少水分、增添多少黯沉，這就是畫家與俗人之別吧！身旁的夥伴們對於鎮外這座老舊的吊橋，多已流露不耐神色，是的，我們再不宜久留。

在日正當中的時候，遊覽車進入亞耳，參差錯落的梧桐葉影綽綽，首先兜得人滿頭滿臉，那細碎跳躍的光影隱約奏著秘密舞曲，同行者的心情都隨之雀躍了起來。果然，梧桐盡處竟是一陽光小集，平日安靜的廣場噴水池邊，不知為何選在我們初臨小鎮之際，擺起了熱鬧的攤子，五顏六色的布染隨風翻飛，琳琅的小擺飾也眨著慧黠之眼頻頻致意，流動的人群、閃爍的商品以及蕩漾在空氣中的柔軟音調，組構成濃烈的異國風情，這就是亞耳了！一片鮮麗黃澄的色調，明艷的陽光與泅泳在汗味中的人海，顯然迥異於鎮外吊橋的清冷。饒是如此，在亞耳熱鬧的市集裡，我仍然無端想起你，梵谷。為何小鎮朗麗的陽光曬不暖你心中日益增長的陰暗，只點燃眸中愈來愈深的孤獨？「一個人很合群地夾雜在庸俗的人群中時，往往會覺得自己跟大家並無兩樣，但終於有一日，他會達到牢固的自我諦念的境地。他能很成功的培養自己的信念，那信念又會適當地支配他，使他能向更高更善的境地繼續進步。」恍惚間，我聽聞你的回應在暈眩的正午拔出鼎沸的人聲，遙遙宣示；我看到火紅的烈日裡流竄的人群幻化、扭曲，變成賁張著每一瓣生命之火的向日葵，那花形，似乎整個在橙黃的色調中燃燒，每一方吋都鼓脹著濃烈的筆觸，以及你情感所特有的脈動力量。於是我也在氾濫洶湧的市集中載浮載沉，以喧鬧中的孤獨體會你孤獨裡的喧鬧，我猜，你的向日葵是被自身散發的火燄給灼傷了！

你究竟想說些什麼呢？梵谷。我深信初臨南國的你，必然也曾經沐浴在髹漆著金黃色澤的小鎮裡，在普羅旺斯的藍空下愉悅地呼吸，一如我們此刻。穿梭在亞耳的大街小巷間，我們尋覓的僅僅是一種不疾不緩的步調，僅僅是家常布衣。一路行來，街角有坐在咖啡館外的法國男人，一面啜飲著遊客身影，一面向午後的歲月招手，如果風再小一些、心情再舒暢些，他也許願意吹吹口哨與樹梢的啁啾相應和。

偶爾低頭沉思，可得小心被迎面而來的法國麵包重敲一記，嚇跑千呼萬喚始出來的靈感，滿街手捧紙袋的法國人，視長條麵包為生活上的必需品，看在遊客眼裡，綠葉映照下的法國麵包，儼然也成了「悠閒」的代名詞。還有小巷弄間頻頻伸出頭來偷窺的小紅花，那是亞耳居民種在窗台的盆景，婀娜多禮、款擺腰枝，彷彿替代主人向著過往的行人問安。難道你不曾為之迷醉嗎？梵谷。小鎮的生生息息如此盎然，憂鬱，在此如何能夠存活？

我們來到你畫筆下的夜間咖啡屋，想尋它昔日風采。顯然，店主人刻意保存了它的舊貌，只為再現百年前的時空。然而圍坐成群的客人，畢竟為這幅畫布添了幾分生氣；跳躍啄食的鴿子，則忙著替欣悅的交談標點句讀，每一句私語裡都溢滿了咖啡味兒。在閃爍的光影間露天而坐，你可以縱容自己的軀體，在小小的香褐之海裡浮沉；你可以放牧自己的聽覺，在戀人的嘴角之間遊蕩。也或許，你願意回到屋內，與吧台邊的侍者寒暄幾句，如果你有足夠的語言天才。法國人不是說了嗎？「站著的時候，我們彼此最靠近」。這就是午後的亞耳，一派悠閒、善意而可親。

我不知道好整以暇的居民們還能在此徜徉多久，只知道牆上的掛鐘匆匆催促著下一個行程，那可是你畫裡如假包換的掛鐘啊！梵谷。此時演奏聲起，悠揚的樂音裡，一位吉普賽小女孩開始沿座領賞。「小心看好皮包！」我聽到導遊輕聲地提醒。「櫻桃季節來的時候，吉普賽人就來了！」原來每逢櫻桃收穫時節，大批人力便擁入法國境內，他們是不受歡迎的吉普賽人。除了收割果實，他們更愛以雙手收割皮包，對他們而言，「偷」不是罪，只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「借」。法國人對此深惡痛絕，卻也束手無策。原來明亮的普羅旺斯天空下，竟也蔓延著悄然的黑暗，我驀地體會到小鎮無奈的陰沉面。啊！梵谷，那就是你敏感的憂鬱

了吧！人們都說，來到南方的你心情已顯著開朗，但為何你仍愛塗敷令人悚懼的色彩？「我希望能夠用紅色和綠色為媒介，以披露人性中的可怕情欲。」你喃喃自語。是的，在「夜間咖啡屋」裡，你畫的正是紅牆綠頂，鮮辣照人。在數盞暈黃光束的投影裡，畫裡的面容愈顯得頹靡灰敗，那是無家可歸的流浪漢！我無法測知敏感的你透視了多少人性的陰沉，只看到你不斷用紅綠色彩畫女子潛藏的情欲，畫躁鬱割耳的自己。梵谷，你可曾在亞耳的晴空下閒坐啜飲一杯咖啡？你可曾對著陌生人傾吐內心孤獨？如果可能，你願意融入亞耳的生活節奏，與凡俗如我者共同呼

吸、一起迎接每個新鮮的日出嗎？你當然不能！大自然有更深沉的啟示要說，你專注的聆聽令亞耳居民驚駭；忠實的表達則被目為異端，終於，你放任日益深邃的憂鬱走入千瘡百恐的靈魂，一如「夜間咖啡屋」外的深邃巷道，開向沉沉黑夜。

離開了夜間咖啡屋，我仍然無法想像亞耳午後的閒適如何化作你筆下深沉的躁鬱與凝視，或許，以百年後平凡驚鈍的遊客心情，去探測百年前一顆敏感心靈的深度，真的是種徒勞的努力吧！我不得不承認，在亞耳，我亦步亦趨，跟隨著你的每一吋足跡百般尋訪，你卻仍在迢迢的彼端。你，真的來過了嗎？梵谷，南方小鎮的靜謐與閒適，為何在你筆下全成了騷動與亢奮？一種充滿個人色彩的異質呼吸。或許，你的生命基調隱隱牽扯著亞耳土地下另一種細微的律動吧！那麼古老的競技場能夠詮解你嗎？梵谷。我知道你曾經來過這兒，高大巍峨的建築兀立在午後的陽光下，像一匹龐然的獸，我在午後的漫遊裡與它會面。據說在古遠的年代，凱撒曾以關愛的眼神注目於這座小鎮，而以羅馬競技場作為他對擁戴者的饋贈，一個偉大的威權賜與。然而對你而言，政治的形徵毫無意義，在人聲喧囂裡來到歡樂騰騰的競技場，在亞耳居民盛會般的愉悅裡冷眼旁觀，你所做的，只是安靜的、如實的描繪。

我在競技場入口細覽你被陳列於此的畫作，回看在沉沉建築環擁後方那個蕭然的廣場，我想像百年前在此發生的一場場血肉廝殺，恍惚間，牛隻在炎炎的午後由暗無天日的地窖被引領而出，猛一抬首，亞耳的陽光刺目，激發了蟄伏已久的獸性，一聲興奮的低吼從乾渴的喉間發出，牛隻與牛隻間展開了狂野的怒號、奔騰、衝撞……，有時，則是奴隸與獸。競技場外有男子舉臂吶喊，狂呼助陣；有女子掩耳側首，發出恐懼的輕喟；有人挽臂作親密行；也有人交頭接耳地寒暄。而梵谷，我想超拔於擁擠的人群之外，你所關注的無寧是畫面遠方所展示的生命意義吧！穿越迢遙的時空，我凝立於午後的競技場，想像鮮黃的色彩下那種塵土飛揚的盛況，陽光依然灼燙，血滴在一次次的角力後倏地噴湧、飛濺而出，與火紅的烈日相映成激狂的暈眩，旋轉、飛揚……，那種顛狂的生命情態，直追你所崇拜的向日葵！啊！梵谷，今日斜倚在觀眾席裡慵懶午寐的男子，可能想見當年的活力？日暮時分來到場裡聆聽音樂會的民眾，又如何能在寒涼的晚風裡激發狂野的熱情？而歌者啊歌者，又該如何想像腳下的沙地曾吸納多少噴薄的熱血沸騰？對你而言，梵谷，當



牛隻被牽出時，你必無可抑制地血脈賁張一悠閒的小鎮裡，原來也潛藏令人亢奮的因子，你於是知道，生命是一場淋漓盡致的演出！

關於所謂生命，亞耳的居民是不會懂的，當創作成為向天地吶喊的唯一方式時，梵谷，你同時也遭到了人們的鄙夷與背棄。拉馬丁廣場上，一份請願書被快速地傳閱、簽署：「對於紅頭瘋子，那個外地來的狂人，我們請求鎮長將他拘禁」，人們怒吼著，發出悍然的要求。蜂擁而上的人群直撲你的黃色小屋，而梵谷，你頹然躺在地上，無視於即將來臨的噩運，無視於譏誚憤怒的男女老少。「我不再期望明知在這一一生中無法獲得的各種幸福。我愈加深的理解：這一生不過是一種播種時期，收穫是要在下一次人生作的。這種見解大概是使我對於世上的俗念漠不關心的原因」。於是你被安置、被隔離、被無知的群眾目為瘋狂的精神病患者。當我們來到紀念醫院，這個你在亞耳停駐的最後據點時，梵谷，與你的畫作幾乎相仿的建築與林木、同樣灰敗的光影與色調，確實令我驚疑難置！今日的亞耳是多麼費心地在保存你所步履的一切，曾經的吊橋、曾經的咖啡屋，以及，曾經的醫院；架上展示的、街頭陳列的，更滿是繪著你作品的畫冊、手札、明信片和紀念郵票，如果可能的話，我相信亞耳的居民很願意將你的頭像驕傲地別在胸前。然而梵谷，我明明記得在「亞耳的醫院庭園」那幅畫裡，重濁的色調渲染著憂鬱，高大的林木直壓畫面，我可以想像背後有多少沉重與無奈！昔時橫天的唾沫，已淹成今日滿街的梵谷，在此種弔詭的對照下，我不禁懷疑，梵谷啊！百年前的誤解，你是否甘願承受？而百年後的庸俗，又豈是真正的藝術家所樂見？

這是亞耳之行的終點了，當日暮時分來臨，我們又將奔赴另一個勒波石城，然後，沿著歐虹綺北走巴黎。旅途未竟，而我卻對這匆匆行腳滿懷歉意，彷彿，我也背棄了你，一如過往的亞耳居民。車子在夕陽的光輝中疾馳，而茫茫大地似乎窺知了我的不安，「那是聖雷米（Saint Remy），梵谷在這邊的修道院療養了整整一年。」有人忽然在巨大的沉默裡發言。自然是看不到什麼了，隔著千山萬樹，隔著百年的時空與冷硬的玻璃窗，那麼，為什麼而來呢？我的胸口鼓脹著，彷彿吞進了你所有憂鬱的色彩。聖雷米精神病院，梵谷，在生命面臨終站之際，你以渙散的餘力，在此繪出了對於生命的絕望。飽含生命力的向日葵，此時已被藍色的鴛尾花替代；一株株絲杉則伸著千手千足，向天際張牙舞爪地竄昇。在窗外席捲而至的蒼

鬱中，我彷彿看到了絲杉，那樣焦灼的攀附與求救，頃刻間那伸臂而來的林木又成了你，張著空茫疑懼之目，微俯著頭，在窗外定定向我凝視。那眼神！分明是彩筆下的自我顯影！在無數繪者的自畫像中，梵谷，你的誠實令我悚懼，行至山窮水盡處，堅毅的目光至此全成了絕望的睥睨；但下癟的嘴角，分明又洩露出掙扎後的疲乏。生命是一場艱難的表現，在參差的光影中，我看到你默然頷首，而後，迴旋賁張的線條逐漸融入群樹的環抱中。

我還會再見你的，梵谷。兩天後我將抵花都，一個你亞耳行前的徘徊之處；我會在奧塞美術館裡重睹你的畫作。「我總認為一個畫家雖然死後，也能藉著自己的作品向後來的新時代，談論自己的意見」，你說。於是，我將看見年輕的習畫者支起畫架，在你的作品前專注地臨摹，那線條、那光影、那色彩。我會在心底悄悄對他說，去普羅旺斯看看吧！曬曬亞耳的陽光、吹吹亞耳的mistral，別老躲在密室裡埋頭苦幹。然後，我會給他一個讚許的微笑，我知道，他可能成為一個優秀的畫家，但絕不會是另一個梵谷。梵谷，你有自己的語言，那種內在的騷動與不安，旁人無法抄襲。

在暮色漸臨的荒野裡，一切白晝的活動亦將暫時偃旗息鼓。我倚窗假寐，腦海中穿行不斷的，是你的鳶尾、絲杉、奧維教堂、嘉塞醫生，以及每幅自畫像裡藍澄澄的眼神。窗外忽有撲翅之聲，我張開眼，原來成群的飛鳥正低低掠過，將廣闊的天際壓得沉沉。我於是看到你畫中的麥田，在無邊無際的普羅旺斯土地上飛舞、躍昇，迎著mistral的吹拂不斷地孳乳、蔓長，然後，梵谷，趕在夕陽沉沒之前，它們穿越群鴉、衝破暮靄，將自己燃燒成一枚不落的火球！

註一：mistral為法國南部一種寒冷而乾燥的北風。

註二：本文所引梵谷的話見於何政廣編著《瘋狂的天才畫家－梵谷》，藝術家出版社，1996年1月。